

今古四書

重刊校官侍郎高拱

學士朱明正蒙

公校官侍讀王承烈

書寫係士臣宣鶴

園點監生臣敦河

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二十九

遊

鼓腹而游

羅泌路史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而

動夕而息出三
八一憫恍如遺

奉母同遊

五代薛史偶蜀王衍傳蜀咸康元年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遊於青城

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霞
望之若神僊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髮然

士庶競遊

宋歐陽公集風俗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花開士庶競為遊遨
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帝室歌之聲相聞

歸

老釣游

宋王與釣盤樓崇基
水葉丘歸老釣港

鄉贅合游

管子山至數大
夫不鄉贅合游

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
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

選勝追遊

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
年三月庚午敕朕以宰臣

學士文武百寮常拘官局軍遠遊從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當此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付所司

琴鶴從遊

五代薛史晉鄭雲叟傳雲叟名邀隱於少室山後聞西嶽有五鬚松淪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時

唯有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棋塞之戲過同侶則以畫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句手足皸裂亦無倦焉

遊

宋何遜小山雅著山中之樂詞噫山中之樂焉與猿鶴為同遊幸儋石之有儲奚斗升之復求

與鹿豕

遊

蓋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與魚鳥游

梁書忠烈世子方云使吾得與魚鳥同游則去

人間如脫展爾**從漚鳥游**

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至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注齊同也

白雲遊

宋書褚白王傳王僧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

鯨魚出遊

莊子莊子與惠子遊

濠梁之上莊子曰鱉魚出遊徙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鳳集麟

遊

宋李深謙濟齊集會慶節賀表 守位以仁動天惟德受禋天下而不泰卜周曆數而過期鳳集麟遊百樂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觀

乎聖人

乳狗不遠遊

荀子榮辱篇乳狗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

其君則是人也而

地有四遊

數類周禮注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

之中靈曜文曰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復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之日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孔穎達禮疏曰四遊者自立春地後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季夏復正自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自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與星辰四遊之義也朱子語類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

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趙與時賓退錄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惟考靈輅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生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官

遊

東漢書相如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

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宋張文潛宛丘集官遊詩官游吾漫爾未慕致身早秋來憶山居達夜夢

卧遊

續世說宋

顛倒鳴虫待誰聽落葉煩我掃誰復看勞人吾生常草草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偏觀名山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元韓明善五雲霞題卧遊圖

嵐光帶雨隔清流如此江山屬卧遊一笑非真亦非畫立談騎

鶴上倦遊

錦綉萬花谷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韻注曰倦疲也

揚州

倦遊

言疲倦游學博物多能也宋王遂原廣陵集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攻偶來還去竟何踪已夫鳳鳥吾不至行矣鯨鯨非所容
且把心留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畝如難得死爾西山尚有從
朱晦菴集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
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時得白春言報羅人台之友楊冠卿詩倦遊 歸

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真戲劇閱世識危機蠻雨沾烏帽京塵難表
水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陳郁詩倦遊 水於東海皆臣妾山到衡陽

無弟兄兩處經行都已過老夫誰更別關情江湖續集高古倦遊詩 泰

透諸方向上機瘦藤靠壁倦遊時充然有得懷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錢

塘阜驥集和春陰倦遊 鈴閣興何幽公庭訟不留未能清晝寂偶作夾

城遊竹色仍烟羊梅香趁水流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毛方平著定錄

倦遊 結髮事俗走險阻無不經腰間萬里紉夜氣摩斗星朝越春玄國

尚志曠穀亭年米涉大患足爾羊腸紫却思松竹底白日幽扉局洗心一

卷易庭草從渠青何為鍾鼎味醉著不少醒君看稻梁渚鴻飛獨冥冥元

周家公升陽環履集劬遊 眼底茂林偃竹夢中流水桃花難莫難行

路悲莫悲乎無家。淡薄功名難却。閑關世路。半腸且。携鳥有是史。兩入無何有鄉。南望四十萬步。成都桑八百株。從教卿用卿法。不妨吾愛吾廬。周衡詩倦遊。萬事雙蓬鬢。江山賦倦遊。斷猿明月曙。疎雨碧梧秋。道路中年感。琵琶後夜愁。客懷無處寫。離思滿滄洲。

藏脩息遊

禮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

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聖人之遊

文子顯義老子曰聖人內脩道

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又曰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將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親。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韓流淵泉。記文子曰神者知之淵也。神清則智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

古人善遊

周審澄懷錄呂居仁云。虛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推

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逐

天下遊

莊子雜篇則陽書稱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夏可也

行字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外遊

列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遊之至也

人外遊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隱居不仕

與微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物外遊

開元天寶遺事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

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江湖集通玄主席薛溶洲厥人間世為物外遊轉成短章紀平生相與之情耳

一傳交友久要存古誼希夷曹悟極重玄班催碧落朝元處夢斷滄洲落照邊回首紫雲閣下路瑞芝煒燁長林泉

天遊

莊子

為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心無天遊則六情相攘又遊謂不繫心而不係而無空虛以容其和則反成共聞若無天遊則六情愈相攘奪

夫武夷詩集陳觀賓天遊山水參差六曲流此中絕境適天遊幾千萬類根塵淨三十六峯雲氣浮翠簪層霄巒壁勝碧蘿靜院竹松稠窺藥可

致胡麻熟。豈何妨。為水留。道士號宋衛宗武。秋聲集。為雲侶。天游賦。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豈不高。且遠。未足語超詣。至人悟重玄。妙境此融會。無聲亦無臭。萬象於我備。不必八柱承。不必二極繁。增城九重居。儼若具乎內。於焉以泮渙。其樂浩無際。氣凝而神化。舉步六合外。來輪闔風行。旣駕丹丘。憩逍遙。周流斯特跡。之寄泥然。吾太虛遊。是息於是。贈潘天游。乾以健而運。如數不停息。周流徧六虛。升降靡差忒。故能權四序。而以轉萬物。茲其氣之遊造化。由是出一元。亘終古。塵劫浩難詰。人有貌以生。於中具太極。苟知去天行。折旋而闔闔。浮游潛深淵。外憩不內入。亦解長不死。奇與之為一。

汗漫遊

淮南子。虛牧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卷龜谷而食蛤蜊。神仙傳云。若士方晁龜。

谷。故曰夫子可與教焉。友矣。士嘆曰。我方南遊乎閭闔之野。正息乎沈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賁鴻濛之光。吾與于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登身入雲中。教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漫游集汗漫游。何處堪維。不係舟。乘流遇坎。幾時休漂淪。未遂人間事。汗漫真成海上遊。

神合道遊

唐張說之集。大尉裴公神道碑。如山之峻。如川之源。術與神合。藝與道遊。

與王神

遊

容齋四筆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謂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

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後謁王同游意迷精爽請化人求還寤寤所生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之未清肴未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莫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定中神遊

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荆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

仙間而老夫定中

神遊或遇之乎

飛空行遊

夷堅文云蕪湖項國華生八九歲時惡瘡生於臂時醫療弗効遇一

道人關口多額身長七尺又訝其異迎揖之道人駐視曰何不教服四服湯前執兒手嚙呵按熨父特邀入飲之酒固醇醪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踰三年瘡如初時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成行一鳥鳴其上兒望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起遽覺身輕手翼已在柳梢自是益以趨捷意之所如無遠近立到常騰超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慮貽親憂而父母未之知也會上元

夕所親戲之曰我聞汝能飛空行遊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似去一看兒
笑曰此固不難超然躡虛疾如鳥翼三鼓後還家備說所見某事某技它
日驗之而信瘡亦愈至

采真之遊

莊子外篇天運古之至人飯
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遠

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之墟食於萑蒿之田立於不貸之國逍遙無為也萑蒿易養也不貸無出
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古之人采
其真以內游藏

內遊

元郝經陵川集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
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羣疏越者非

其所以後物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岷
峽昆明運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為辭筆而為書
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為遷亦下矣
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
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
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論大旨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序游使則退處士而進姦雄遷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

記繁而志寡項藉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舜並陳涉役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夫豈淺淺哉故欲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恃心御氣明正精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滯無撓無蕩每寓於物而遊焉遊於經也則河圖洛書割劃大古擘天地之幾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瀟茫洞豁崎嶇充溢因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因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諮高盤禹謨舜典諄諄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俞吁咈嗚呼濶濶唐虞三代之治優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贊判美洋洋乎中聲鏗動至化元經筆削縣邪植正齊桓晉文霸心方侈而求之以道縛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籬垣屏輪駘周遊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高明之域充舜禹湯文武周孔拱宏攝而坐阜愛伊呂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顏曾導焉荀揚奉焉然熙乎育物之仁俞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禮和不流之樂別嫌疑明是非

照耀昭晰之智聞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先生之說
神應之妙大發其聞而說言誠行放開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泰定至矣
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兄弟何感爾也而後易志照精而
遊乎史廢興之跡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感小惠小道之所以藏禮
樂之所以興政刑之所以紊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強姦佞驚孽之
所以逞禍亂崩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
行見其記註繁而正長鮮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廢而法制
剝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視
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
遠蘊而為德行行而為事業固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卓爾之道
浩然之氣藏乎與天地一固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廬山喬嶽高則高矣
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
內噫以史遷之才果未遊之於內邪蓋亦稱之者過矣又賦惟茲方寸
之廓然無際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用之以小兮始有分齊如以大海納
於蹄涔兮如以毒藥置於寶器捨無價之寶珠兮競錐刀之末利弄瀛渤
之全潮兮認浮漚之微休望觸國於蝸角兮時相與戰而流血千里南柯

夢於蟻穴黃梁未熟而榮華一世彼區區之利害者亦與此而何異惟
遠觀而照寂者廓靈府於無別泯六鑒於天遊者其孰能以芥蒂由發心
以證道者可一超而已至吾方從事於斯者等浮生於一戲

遠遊

太平御覽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楚辭遠遊篇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隨世俗之卑狹
悼年壽之不长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骸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
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
長生久視之要訣也悲時俗之迫促者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

者焉託乘而上浮

阮音反一作溫目一作由來時陰反遭沈濁而汚穢者

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

夢薨營營而至曙濁下而一作語無據反

耿一作炯並古若反營一作營

耿耿猶微微不寐兒也營營猶曰營營

亦耿耿之意也

惟天地之無窮者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反者來者吾

不聞勸

勸非云反吾不一作余弗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來意也夫

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當夫屋宇於此乃獨吞卷而不應者

何哉止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故又求以誤之耳然往者之

不可及則已來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又世之患進而求吉從逆

而求者吾皆不傳以須其反復熱鬧而暗夫天定像人之所極是則安
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久須臾無死而徒作萬一
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步徒倚而遠思
兮。倡徧悅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招音超徧昌而反悅
叶往反永一作永非是。憐叶明。戚反。荒叶唐反。倭一作倭。倭痛也。神儻忽
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賸。一作餘反。
一作逆。操。七刀七到一反。由一作繇。知愁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
適省而求其本根也。漢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亦松之清塵
兮。願承風乎遺則。神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王穀神農能入火
自地。至崑山上。掌止西王母石室。隨風而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
士敦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
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真一作至。德一作德。非是。真一作美。仙一作儻。
著一作重。身隱而不可見。獨有名乎可聞耳。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美韓
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沒遠兮。離人羣而遁逸。美似而反一作美。衆一作終。
傳說。武丁之朝辰星。宋方蒼龍之休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各有天下。宋車雄騁。莫尾而北於列星。音義云。今尾

上有傳述是也。是合泰也。轉終亦見。則仙傳形後連。即上文與化士之
意。因氣變而遂曾舉芳。忽神奔而鬼恠。時髣髴以遙見芳。精皎皎以往來。
曾音增皎皎。一作微皎。以一作而。來叶音發。此亦上文化士形遠之意。髣
髴見不說也。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
亡。快樂無憂者。此也。超氛埃而淑郵芳。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芳。
世莫知其所以超。超一作絕。郵一作尤。其一作予。都一作郵。非是。氣昏濁
之氣淑。尤言其淑善而絕尤也。此以上言所羨仙士之樂也。恐天時之代
序芳。雅靈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芳。悼芳草之先萎。聊仿佯而逍遙芳。
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芳長卿風而舒情。高陽邀以遠芳。余將
馬所程。畢音鑑。蓋今作零。仿音常。伴音羊。而一作以。與一作以。非是。斯遺
芳一作此。芳字長一作晨。卿一作向。以一作已。馬一作去。雅靈日也。畢
則先見言行之速也。淪流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時老而悲其學之不
及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芳。美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芳。吾將從王
喬而娛戲。管六氣而飲沆瀣芳。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芳。精氣
入而麤穢除。重五月反。娛一作遊。戲音絃。叶音虛。二字一作戲。娛非是。管
七安反。沆瀣明及度音抵。霞叶音胡。虛七胡反。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

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鳳鳴過，得止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陰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靈物不精也。順凱風，以從遊芳，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芳，審壹氣之和德。南風曰凱風，南巢曰說，以為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亮問也。曰道可受芳，而不可傳，其小無內芳，其大無垠。毋滑而蒐芳，彼將自然。壹氣孔神芳，於中夜存。虛以待之芳，無為之先。庶類以成芳，此德之門。爰二作變，非是一無而字。垠，叶魚堅反。毋滑，一作無涇。並音滑。一滑上別有涇字。有叶才緣反。門，叶謀連反。曰者，王子之言也。爰，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而，汝也。壹，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見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而庶類自成焉。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聞至貴而遂徂芳，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芳，留不死之舊鄉。行，叶戶郎反。至貴，謂至妙之言，其實無敝也。仍，因就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